

亲手导演老蒋“后花园”里的“鬼打鬼” 4

人物传记

张美文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他的一生，如锥子一样不可阻挡地前进；他的一生，又如沙漏一样不断放弃。他是个军人，却像儒生，更像个五四出来的知识分子。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蒙冤三十六年的悲剧？他头颅里有三块弹片，经常奴役他的身体，百年火化之后才姗姗而出。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屡立奇功却不享其名的命运？他叫粟裕。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

【上期回顾】

粟裕随二十四师教导队参加南昌起义后，一路跟随朱德辗转上了井冈山，担任叶挺独立团主力组成的红二十八团五连党代表。不久后，在老七溪岭上，他捉了两只“羊”，赢了那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斗。

【上期回顾】

粟裕随二十四师教导队参加南昌起义后，一路跟随朱德辗转上了井冈山，担任叶挺独立团主力组成的红二十八团五连党代表。不久后，在老七溪岭上，他捉了两只“羊”，赢了那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斗。

南派三叔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上世纪六十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主人公和同事们一起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他们来到连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观看了一段专供中央高层播放的被称为《零号片》的绝密电影。胶片的画面让他们窒息——地下1200米处的岩壳里，竟然镶嵌着一架日式重型轰炸机！这是阴谋还是超自然力？带着疑惑和不解，凭着巨大的勇气，他们开始了惊悚诡异的探险旅程。

【上期回顾】

1962年，我参加了内蒙古七二三地质勘探工程，在到达目的地后，观看了一部绝密的《零号片》，里面说在这个深山地下1200米处，发现了一架飞机。

遵义会议以后，重掌中央红军指挥大权的毛泽东，给丛林里项英的中央分局发来电报，指令红十军团突围的余部组成挺进师，粟裕任师长，政委则是原红七军团的老搭档——政治部主任刘英。

虽然仅有一个师的番号，人马不过五百，挺进师却比红军别的师都要“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决策组建，并指令其最高领导人。但这个师的师长也真不好当。官衔不大，级别不高，活儿却不少，中央劈头盖脸给了一大堆任务：进入浙江长期行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建立党的组织，政权组织；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行动。

浙江是什么地方，那是“一国至尊”蒋介石“龙兴”的老巢，四大家族蒋家、陈家的发迹之地；党国举足轻重的“栋梁”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牛人”祖灵安寝之所。这时候的浙江，还是蒋介石“河清海晏”、“朗朗乾坤”的“后花园”，从无赤色“匪患”，号称平安之区。到这里闹腾，其实就是“太岁”头上动土，没几个脑袋和几条老命不行。进去不容易，想得全身再出来，更是难上加难，不也得脱层皮。粟裕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自然不会退缩。他庄重地请闽浙赣省委转告项英和中共中央，“坚决完成任务”。

1935年2月，粟裕和刘英率衣衫褴褛的所部，从江西上饶出发，一路艰苦备尝，辗转经由福建北部进入浙江。为缩小目标，粟裕化名金米，开始星火燎原，“匪化”蒋介石的腹心之地。很快，浙江省的《东南日报》就惊呼，粟、刘率浙后，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忧虑。

“后花园”里起火，蒋介石当然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他频繁撤换“清剿”不力的高级将领，并悬赏万

元捉拿神出鬼没的“金米（粟裕）”。

保定军校毕业的陆军上将刘建绪，是个“剿匪”老手，曾在湘西“围剿”老“江湖”贺龙，占过一些便宜，知道不少红军行军打仗的特点。1936年12月，蒋介石特意起用刘建绪到浙江担任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主任。他大概以为粟裕既然与贺龙都是湘西人，同出一处“匪窝”，让老练的刘建绪出马，必然一个顶俩，兵微将寡的粟裕根本不堪一击。

随后，他又不惜血本，调集五十二师等六个师加两个旅的主力部队以及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四省的保安团约十万余人，专门负责“清剿”浙南的挺进师。

从1937年元旦开始，踌躇满志的刘建绪不断筹划、部署，命令所部“清剿”、“进剿”、“驻剿”、“堵剿”、“围剿”、“搜剿”、“合剿”粟裕和他的队伍。

五十二师师长张明成为刘建绪帐下的急先锋。1937年2月，粟裕率部来到泰顺地区的景宁三枝树。张明发现后，一路穷追猛赶，很快来到了这里。这里原本驻有另一支国军主力，邵良的新五师。粟裕获悉邵良与张明两人素来互不买账，积怨颇深。因此，他决定导演一场“鬼打鬼”的活剧，让对方自相残杀。

离三枝树约五六里的地方，有座敕木山。山顶有个天然的大湖，名叫仰天湖。湖水清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风景绝好，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当然也是打仗的好地方。

粟裕带队伍手脚并用，上了敕木山。也无心欣赏美景，侦察了一番地形后，看看天色将晚，他布置几个战士对空鸣枪，有意暴露目标。

区区几百人的游击队，堂堂正规军的五十二师和新五师当然不会放在眼里。况且拿住“金米”，上可报委座，下可安黎庶，官运财运也随之而

来；或许一通百通，平步青云，比中千万福利彩票的好事要靠谱得多。

机遇难得而易失，张明、邵良当然也懂。他俩如蚊见血，立即出动。两支部队拿出穷小子买彩票的劲头，先抢占东西两处山脚，随后枪炮齐鸣，争相扑向敕木山，发起了从未有过的猛攻。

这时候，正如粟裕预料的那样，不早不迟，天色恰到好处地暗淡下来。夜幕笼罩之下，山光湖影都神秘地消失了，山上隔几步远就看不清人踪树影。粟裕从从容容将队伍分成两股，分别向东西两个山脚下猛打一阵。等两边的国军都向山头兴奋地发起冲锋后，他随即命令迅速收兵，从山的一侧悄悄转移。

新五师的士兵到底沾了一个“新”字，运气似乎要好，抢先一步冲上了山顶。他们还来不及喘气，听到另一侧密集的枪声，知道“金光闪闪”的“金米”还在，赶紧一阵排枪向山下压下去，却一下毙伤了迎头赶上的五十二师不少官兵。

张明闻报，料定“金米”和他的“梁山好汉”，全伙在此。他急令攻击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攻上山头。

山上的新五师大感意外，没想到“金米”还能如此凶狠地“负隅顽抗”，但到嘴的熟鸭子还能飞了？因此他们自然也不甘示弱，利用有利地形，加强火力，加倍还击。战斗逐渐升级，一场激战后，双方都损失惨重，尸横遍野，张明的部队“后到为臣”，地形不利，则更亏了一点。张明打红了眼，凭借带来的人马较多，命令部队连续攻击，试图消耗完“匪军”的子弹后，再不费吹灰之力活捉“金米”。

于是，枪声如同大年初一的鞭炮，热热闹闹响了一个晚上。等天色蒙蒙亮时，双方才终于得知，原来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的左手在打右手。这时的粟裕和挺进师，早已见缝

插针，溜出重围中的夹击圈，在另一座山头安营扎寨，埋锅做饭，喜笑颜开地休整多时了。

“千万巨奖”没拿到，反丢了不少“买彩票”的本钱，张明、邵良两位国军师长气得发了昏。双方本来就有宿怨，这一来更是有如仇敌，都说对方借“剿匪”之名，有意打击自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两位“党国柱石”耗上了，不是把矛头对准“匪首”“金米”，而是处心积虑相互磨擦、拆台，最后发展到相互抓人，见到对方的人就开枪……

刘建绪知道后，也气得发昏，为“其奸似鬼”的“金米”，更为麾下两个不争气的“干才”，但到底手板手心都是肉，他只得痛骂张明、邵良一顿，解解恶气，最后将双方远远调开了事。“金米”不仅没带来官财之运，相反还耗费了不少棺材。

对粟裕而言，艰苦岁月的记忆也是最深刻的。

三年后的1940年2月，时为江南指挥部副指挥的粟裕，亲临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二团指挥作战。得胜之后，粟裕想马上回去，团长徐绪奎却不肯放人，极力挽留他吃顿便饭再走。粟裕略一思索，爽快地说，打了胜仗，吃顿饭吧。

徐绪奎的警卫员金山给粟裕端饭时，粟裕一眼瞥见他背了一支二十响的快慢枪，便问：“你姓什么？多大了？你会打这个枪吗？”

金山一一回答后，粟裕说：你真姓金吗？

金山俏皮地反问：姓名还有假？粟裕微笑着说：“‘金’字是个好字啊，我对‘金’字有感情。”

金山感到很亲切，却不知首长的意思。事后，经仔细打听很久，他才弄明白，原来是粟裕想起了当年“金米”的化名，想起了浙南“鬼打鬼”的那些惊险日子。

山洞下的暗河里发现了死人 2

悬疑小说

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巧合，下面可能有地质灾难时期形成的硫化铁或者纯铁的凝结核，碰巧是这个形状。但是那大校告诉我们：根据仔细的外形分析，这应该是一架日军的“深山”，那是一种很冷门的重型轰炸机，日本人一般用它来做运输机，数量很少。所以巧合的可能性非常低。

既然不是巧合，那就首先要推事下作推断，当时那些人是这样推断的：他们不否认这东西存在的可能性，而是去考虑这东西是怎么被弄下去的。按照唯物论，如果飞机不是通过扯淡的空间扭曲出现在那里的，那肯定就是日本人自己搬下去的。同样，要到达那里，必须有一个通道，而把飞机整体开下去，也显然不可能，所以飞机必须在解体状态下才能搬过去。

而要证实这样的假设，有两个前提，一是找到那条通往地下的通道，二是找到这里堆砌了大量设备的痕迹。

大校说，他们在附近发现了大量防冻机油的痕迹，应该算是证明了第二条。现在这里的工程兵，正在大范围搜索，希望能找到第一条前提。而一旦找到通道，就要组织人下去，看看下面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也就是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的原因。

会议到这里就结束了。他一出去，整个帐篷里就炸开了锅。那个晚上，我记忆中只有老猫是在睡觉的，其他人几乎都是彻夜未眠地沉浸在兴奋里。

十二天后，据说一支工程兵分队在五公里外的山上发现了一条废弃了很久的车道，顺着车道又找出去三公里，在一个山坳里，又发现了一个大型的构造洞，呈现裂缝状，宽足有三十米。洞口架着隐蔽帆布，上面全是落叶，一开始根本发现不了，有人不小心踩上去了才知道。

中午那个大校就发了通知，说八

九不离十了，后天就过去，让我们做好准备。

大部分人一下兴奋到了极点，也有些人开始紧张，洞穴是世界第五极，地质勘探经常要进洞穴，危险性我们是知道的。老猫就面有惨然，一张老脸似笑非笑。别人准备得热火朝天，他却根本不动，只站在台阶上看着我们。我看他那个样子，心里有点好奇，总觉得这人好像知道点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当天晚饭的时候，我就找了个机会，凑过去问了他，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他一开始只是对着我笑，什么也不说，后来我递了几支烟他才松口，抽了几下对我说，他感觉这事情，不对。首先，那个洞肯定是在我们来之之前就找到了，不然不可能这么大大刺刺下命令找来这么多人，五公里的搜索范围，他们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了，会到现在才发现？其次，那洞的下面肯定有岔洞，否则，根本也不需要这么多人。他感觉不太妙。

说完他拍了拍我，对我说，接下去，要千万小心。我对老猫的话不置可否，感觉他有点想太多了。

第二天休整了一天，还发了枪，第三天，就和一个排的工程兵向那个山坳出发了。不过，我有点意外的是，那一天的行程中真的没看到老猫，一问才知道，这老猫在早上说他发高烧，去不了了。我的心里感到十分不自在。

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我马上就感觉到，老猫是对的，这个洞窟肯定不是前天才找到的，因为早就有几个帐篷搭在边上，一捆捆的绳子堆得到处都是，这些东西，没几天肯定运不上来。但是大部分人都没发现问题，我们这些人和大山打惯了交道，这种事情基本上都不拐弯。我要不是听老猫讲过，也肯定不会注意。

那个大校告诉我们，工程兵已经完成了初期的勘探，洞垂直段有二百一十四米深，洞底有活水，是一条地下暗河，我们得坐皮筏子。而且，在洞底横向顺

水六十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了四个岔洞，我们这一批人要进行分组。我听到这里脑门就开始冒汗，老猫的话在我心里揪了起来——这老家伙也太准了。

当时的情况，属于勘探队方面的人一共是二十三个，四个人一组，一共四个组，剩下的人做后备队支援，每一个组配备半个班的工程兵，作掩护和背装备。我在里面算小的，被分在了第二组，和我同组的还有王四川和两个陕西来的，一个叫裴青，一个叫陈落户。

这两个人我也不陌生，我们在克拉玛依石油大会战的时候已经是战友，之后经常在地方上碰到。裴青是个少白头，脸上白白净净的看着很年轻，但是头发斑白，很苦大仇深的样子。人有点小骄傲，据说学历很高，是单位的技术骨干，平时话很少，据说还是个招惹桃花的主儿。

陈落户和他正好相反，基层实干出来的，说普通话都不地道，我们有时候讲笑话，他听啥乐啥。可惜这人有点狡黠，看得出很有小心思，我们都不怎么爱搭理他。

准备妥当之后，我们一个一个被牵引器从洞口吊了下去。很快我就到了能够看到下面景象的位置，洞的底部足有一个标准操场的大小，底下全是水，水在缓缓流动。这确实是一条地下暗河，不过这在岩溶洞穴里太常见了，我一点也不惊讶。

工程兵正在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都是一只一只折叠好的皮筏。有几只已经充好气，漂浮在水面上。水似乎不深，很多人都穿着胶鞋站在水里，王四川比我先下去，连烟都点着了，站在一边用手电四处照洞的内壁。

两小时后，全员都下到了下面，八只皮筏子也全部充好气漂在了水面上。所有人都有点紧张，有些人神经质地不停地说话，整个洞里都很吵，这时候那个大校也被吊了下来，他换了野战的衣服。

大校给我们做了一次动员，大体是注意安全，然后问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之类的，我们都条件反射地说有！接着他宣布出发，我们各自深呼吸，穿上雨衣，上了皮筏子，就算要正式出发了。

往前面漂了三十米不到，就出现了岔洞，我们在这里集合之后，各自分开漂进一个岔洞里，这才真正进入了紧张的地方。我们丢下几个无线电浮标，这样一来前面出现问题的时候，信号会怎样，我们能提前预警。

最初的四小时，一切顺利，我们很快就漂进去两千多米，水流开始急了起来，出现了转弯和台阶样的短瀑布。因为这里水下出现了大块的岩石堆积，四周开始出现一些卡在石头缝里的东西，都是当年日本人遗留下的东西，比如说木头箱和锈得全是孔的罐头，上面刷了一些模糊不清的编号，我们看不懂日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在我们的注意力被这些东西吸引过去时，我们遇到了第一次障碍，前面的艇突然停了下来，好像被什么挂住了，接着我们的艇一下就撞了上去，艇边上的人差点摔到水里。然后我们的艇就顺着水流头尾掉了个转，和他们挤在了一起。我们都感觉奇怪，在水面上，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两只艇在这里，竟然都硬生生停住了——水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我们用桨在水里搅了搅，果然碰到了障碍物，用力一挑，竟然从水里挑起一团铁丝网。“狗日的小日本，竟然还给我打暗桩。”那副班长骂了一声，就让两个工程兵下水，把它的挂剪了。两个战士随即脱了衣服跳下水去，咬着手电就潜入水底，水溅上来一片冰凉，冻得我们都打哆嗦。真是佩服他们说跳就跳的勇气。

没承想，下去没到三秒钟，两个人全都浮了上来，班长问他们怎么了，一个人哆嗦着说：“报告班长，水下挂着一个死人。”